

蔡东藩 著

元史通俗演義

山东人民出版社



蔡东藩著

元史通俗演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元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31 千字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99·1460 定价 1.25 元

出版说明

蔡东藩撰写的中国史通俗演义，计：《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共十一种。其所选用史料，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作者采用演义形式，将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直到一九二〇年两千多年的重大事态，作了通俗的叙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

我社这次出版的两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八种通俗演义，是根据一九三五年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的铅印本重印的，除对其中个别明显的错讹作了改正外，均照原书排印。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月

自序

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播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元亡明兴，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祚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书成。惟顺帝一朝，史犹未尽。又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颁行后，已有窃窃然滋议者。盖其时距元之亡，第阅二三年，私家著述，鲜有所闻，无由裒合众说，核定异同，观徐一夔与王祚书，谓：“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元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即据以修实录，其于史事已多疏略。至顺帝一朝，且无实录可，据唯凭采访以足成，之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云云。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不克完善，在徐氏已豫知之矣。厥后商辂等续撰《纲目》，薛应旗复作《通鉴》，陈邦瞻又著《纪事本末》，体制不同，而所采事实，不出正史之外，其缺漏固犹昔也。他若《皇元圣武亲征录》，记太祖太宗事，元秘史亦如之，语仍鄙俚，脱略亦多。《丙子平宋录》，记世祖事，《庚申外史》，记顺帝事，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而《元朝名臣事略》，暨《元儒考略》等书，更无论已。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人所作，可为元史之考证者，惟《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书。《元史译文证补》，出自近年，系清侍郎洪钧所辑，谓从西书辗转译成，其足正元史之缺误者颇多，顾仅至定、宪

二宗而止。《蒙鞑备录》及《蒙古源流》亦一秘史类耳。明、清二代多宿儒，容有钩隐索沉，独成善本，惜鄙人见闻局隘，未能一一尽窥也。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寻以材力未逮，戏成演义，都六十回，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藉广见闻，海内大雅，其毋笑我芜杂乎？是为序。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海上寓庐。

凡例

一 是书分六十回，每回有大意，有片段，并各有章法，句法，非揭而出之，则著书人之苦衷未必尽显，故特于每回之后，附以总评，每回之中，夹以细评，使阅者一览了然，咸知是书之作，与寻常小说不同。

一 蒙古人名地名，多从蒙文译出，本无正字，故各书随译，无一同者。本编所引人名地名，虽就习见上着手，而遍读《元史》及杂史者，能有几同，兹特于人名地名之旁，记以单线，且遇有著名人物又历举他书名称，作为小注，以便互证。

一 元自太祖开国，迄于顺帝，共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平宋，迄于顺帝，共八十九年，本书特于卷首，列元代统系图，阅者就图阅书，较易明瞭。

一 是书校正后，加入新式标点，免费阅者脑力，惟亥豕鲁鱼，容或未免，当陆续订正，期无讹舛之弊。

评校者识

目 录

第 一 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1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	9
第 三 回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	17
第 四 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偶	25
第 五 回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	32
第 六 回	帖木真独胜诸部	札木合复兴联军	39
第 七 回	报旧恨重遇丽姝	复前仇叠逢美妇	47
第 八 回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一夫拚命用少胜多	54
第 九 回	贵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恃力兴兵	62
第 十 回	纳忽山孱主亡身	幹难河雄酋称帝	70
第 十 一 回	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	78
第 十 二 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议西征	86
第 十 三 回	回首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退方	94
第 十 四 回	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	103
第 十 五 回	灭西夏庸主复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	111
第 十 六 回	将帅逃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119
第 十 七 回	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	127
第 十 八 回	阿鲁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	135
第 十 九 回	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	143
第 二 十 回	勤南略赍志告终	据大位改元颁敕	152
第 二 十 一 回	守襄阳力屈五年	覆崖山功成一统	161
第 二 十 二 回	渔色徇财计臣致乱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170

元史通俗演义

-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军尽没 讨安南两次无功177
-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连兵构衅 乃颜王败走遭擒185
-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权奸伏法 慎战守老将骄兵193
- 第二十六回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母后西巡台臣匿奏201
-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将北方靖寇 信贪臣南服丧师209
- 第二十八回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藩王入觐牝后通谋217
- 第二十九回 诛奸愿怀宁嗣位 耽酒色嬖幸盈朝225
- 第三十回 承兄位诛逐奸邪 重儒臣规行科举233
- 第三十一回 上弹章劾佞无功 信俭言立储背约241
- 第三十二回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挟私报怨善类一空248
- 第三十三回 隆孝养迭呈册宝 泄逆谋立正典刑256
- 第三十四回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进良言直臣邀主眷264
- 第三十五回 集党羽显行弑逆 扈銮畔横肆奸淫272
-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众恶骈诛 纵奸盗百官抗议280
- 第三十七回 众大臣联衔入奏 老平章嫉俗辞官287
-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寿征 迎藩王入承正统296
-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304
- 第四十回 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312
-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320
-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327
- 第四十三回 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334
- 第四十四回 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342
- 第四十五回 平全漠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350
- 第四十六回 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357
-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364
-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大师病逝371

第四十九回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	378
第五十回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	386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	393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	401
第五十三回	宠女侍僮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	409
第五十四回	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德	416
第五十五回	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	423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	430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搏霄河北捐躯	438
第五十八回	扫强虏志决身歼	弑故主行凶逞暴	445
第五十九回	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	453
第六十回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461

第一回

感白光孀妹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无论古今中外，统是这般见解，这般称呼，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起语已涵盖一切。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帝有五，王有三，历秦、汉、晋、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虽未尝一姓，毕竟是汉族相传，改姓不改族。其间或有戎狄蛮貊，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来自去，如獯鬻，如猃狁，如匈奴，不过侵略朔方，没有什么猖獗。后来五胡契丹、女真，铁骑南来，横行腹地，好算得威焰熏天，无人敢当，但终不能统一中国，几疑天限南北，地判华夷，中原全境，只有汉族可为君长，他族不能膺入的。谁知南宋告终，崖山尽覆，赵氏一块肉，淹入贝宫，赤胆忠心的陆秀夫、张世傑、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杀，荡荡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有说的是天命，有说的是人事？小子也莫明其妙，只好就史论史，把蒙古兴亡的事实，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诸君细阅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暗中注重人事，为现今国民下一针砭，是有心爱国之谈。

且说蒙古源流，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向居中国北方，打猎为生，自成部落。嗣后与邻部构衅，屡战屡败，弄到全军覆没，只剩了男女数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层峦迭嶂，高可矗天，惟一径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不亚桃源。男女数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几年，生

了好几个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颜，生得膂力过人，所有毒虫猛兽，遇着了，他，无不应手立毙。他的后裔，独称繁盛。有此大力，宜善生殖。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颜”的变音，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种类既多，转嫌地狭，苦于旧径芜塞，日思开辟。为出山计，辗转觅得铁矿，洞穴深邃，大众伐木炽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为筒，吹风助火，渐渐的铁石尽熔，前此羊肠曲径，坍的坍，塌的塌，忽变作康庄大道，因此衢路遂辟。不藉五丁，竟辟蚕丛，蜀主不能专美于前。

数十传后，出了一个朵奔巴延，元史作托奔默尔根，《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一日到了不儿罕山，但见丛林夹道，古木参天，隐隐将大山笼住。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们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这山好得多哩。咱们趁着闲暇，去逛一会子何如？”都蛙锁豁儿称善，遂携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猱升而上，费了好些气力，竟至山巅。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瞭望，烟云缭绕，岫屿回环，仿佛别有天地。俯视有两河萦带，支流错杂，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觉鲜妍。好一幅画图。

朵奔巴延看了许久，忽跃起道：“阿哥！这座大山的形势，好得很！好得很！咱们不如迁居此地，请阿哥酌夺！”说了数语，未闻回答，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复叫了数声哥哥，方闻得一语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说！”

朵奔巴延道：“看什么？”都蛙锁豁儿道：“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朵奔巴延道：“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锁豁儿道：“那行人里面，有一个好女儿！”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说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都蛙锁豁儿道：“不是这般说，

我已有妻，那女儿若未曾嫁人，我去与他说亲，配你可好么？”朵奔巴延道：“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如何辨别妍媸？”都蛙锁豁儿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闻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问：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能望至数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他能见人所未见，所以命弟探验真实，自己亦慢步下来。

那时朵奔巴延，一口气跑到山下，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内有一辆黑车，坐着一位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美人儿。想是天仙来了。不由的瞅了几眼，那美人似已觉着，也睁着秋波，对朵奔巴延腴了一腴。像煞吊膀子，可想这美人身品。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转睛，一味的痴望。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方扭身转看，击掌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他也不遑细问，复转身去看着美人，但听得背后朗声道：“你敢是痴么！何不问他来历？”朵奔巴延经这一语，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问道：“你们这等人，从那里来的？”有一老者答道：“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朵奔巴延道：“这年轻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道：“是我外孙女儿。”朵奔巴延道：“他叫什么名字？”那老者道：“我名巴尔忽歹蔑尔干。只生一个女儿，名巴儿忽真豁呵，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朵奔巴延听了这语，不觉长叹道：“晦气！晦气！”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这事不成，咱们回去罢！”话绘出少年性急。

都蛙锁豁儿道：“你听得未曾清楚，为何便说不成？”朵奔巴延道：“他说的名字，什么巴儿豁儿，我恰记不得许多，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都蛙锁豁儿道：“瞎说！他说的是他女儿，并不是

他外孙女儿！”朵奔巴延想了一想。才觉兄言果确。便道：“阿哥耳目聪明，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与老者行了礼。问明底细，方知美人的名字，叫作阿兰郭斡。旧作阿兰果火，《元史》作阿伦果斡，《秘史》作阿兰豁阿。且由老者详述来历。因豁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锁豁儿道：“这山已有主人么？”那老者道：“这山的主人，叫作晒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也罢，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老者答称尚未，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

这时候的朵奔巴延，眼睁睁望着美人儿，只望他立刻允许，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故作反笔妙。寻由老者说了数语。那美人竟脸泛桃花，越觉娇艳，好一歇，急杀朵奔巴延。方蒙这美人点首。蒙字妙。朵奔巴延喜出望外，不待老者回报，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礼？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还恨着阿哥。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谒过老者。复订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别。

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他既肯把好女儿嫁我，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恰还要捱延日子？”急色儿。都蛙锁豁儿道：“你不是强盗，难道便抢劫不成！”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

过了数天，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鼠獾皮数张，装入车中，令朵奔巴延著了喜服，率着车辆仆役，至不儿罕山迎婚。自昼至夕，已将美人儿迎回，对天行过夫妇礼，拥入房帏。这一夜的欢娱，不消细述，嗣后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长子取名布儿古纳特，次子取名伯古纳特。元史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蒙古源流》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衮德依。两儿尚未长成，不意乃兄

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

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统是倔强得很，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朵奔巴延气愤填胸，带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场，便往不儿罕山居住。昼逐牲犬，夜对妻孥，倒也快活自由。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过了数年，朵奔巴延受了感冒，竟尔卧床不起。临终时，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又把那善后事宜，嘱托那襟夫玛哈赉，一声长叹，奄然逝世了。人人有此结果，何苦贪色贪财。

朵奔巴延既死，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寂寂家居，免不得独坐神伤，唏嘘终日。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时常来往，所有家事一切，尽由他代为筹办，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做日和尚撞日钟，也觉得破涕为笑了。寓意于微。

转瞬一年，阿兰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俄而越胀越大，某夕，竟产下一男。说也奇怪，所生男子，尚未断乳，阿兰郭斡腹胀如故，又复产了一男。旁人议论纷纷，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以生以养，与从前夫在时无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膨胀十月，又举一男，临产时，祥光满室，觉有神异。乳儿啼声，亦异常人。阿兰郭斡很是欣慰，先生子名不衮哈搭吉。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第三子名孛端察儿。蒙古人种，目睛多作栗黄色，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甫越周年，即举止不凡，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

独古纳特两兄弟，年已长成，背地里很是不平，尝私语道：“我母无亲房兄弟，又无丈夫，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家内独有襟丈往来，莫不是他生的么？”说着时，被阿兰郭斡闻知，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语道：“你等道我无夫生子，必与他人有私情么？那里知道三个儿子，是从天所生的！我自你父亡后，并没有什么坏心，惟每夜有黄白色人，从天窗隙处进来，将我腹屡次摩挲，把他

的光明，透入我腹，因此怀着了孕，连生三男，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久后他们做了帝王，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欺人乎？欺己乎？

古纳特两兄弟，彼此相觑，不出一词。阿兰郭幹复道：“你以我为撒谎么？我如不耐寡居，何妨再醮，乃作此暧昧情事！你若不信，试伺我数夕，自知真假！”古纳特兄弟应声而出。是夕，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至黎明方出。于是古纳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我却不信。

到了孛端察儿，已越十龄，阿兰郭幹烹羊炆羔，斗酒自劳，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饮。酒半酣，便语五子道：“我已老了，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将来须要和睦度日，幸勿争闹。”语至此，顾着孛端察儿道：“你去携五支箭来！”孛端察儿奉命而往，不一刻即将五支箭呈奉。阿兰郭幹即命馮子起立，教他各折一箭，五人应手而断。阿兰郭幹复令把五支箭箬，束在一处，更叫他轮流折箭。五人按次轮著，统不能折。阿兰郭幹微笑道：“这就是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的语意。”魏书吐谷浑传，其主阿豺曾有此语，不识阿兰郭幹何亦知此。五子拱手听命。

又越数年。阿兰郭幹出外游玩，偶然受了风寒。遂致发寒发热，起初还可勉强支持，过了数日，已是困顿床褥，羸弱不堪。阿兰郭幹自知不起，叫五人齐至床侧，便道：“我也没有什么嘱咐，但折箭的事情，你等须要切记，不可忘怀！”言讫，瞑目而逝。想是神人召去。

五子备办丧礼，将母尸敛葬毕，长子布儿古纳特，创议分析，把所有家资，作四股均派，只将孛端察儿一人搁起，分毫不给。孛端察儿道：“我也是母亲所生的，如何四兄统有家产，我独向隅！”布儿古纳特道：“你年尚少，没有分授家产资格。家中有一匹秃尾马，给你就是！你的饮食，由我四家担任。何如？”孛端察儿

尚欲争论，偏那诸兄齐声赞同，料知彼众我寡，争亦无益。

勉强同住了数月，见哥嫂等都甚冷淡，不由的懊恼道：“我这里长住做什么？我不如自去寻生，死也可，活也可！”颇有丈夫气。遂把秃尾马牵出，腾身上马，负着弓矢，挟着刀剑，顺了幹难河流，扬长而去。

到了巴尔图鄂拉，鄂拉，蒙古语，山也。望见草木畅茂，山环水绕，到也是个幽静的地方。他便下了骑，将秃尾马拴着树旁。探怀取刀，顺手斩除草木，用木作架，披草作瓦，费了一昼夜工夫，竟筑起一间草舍。腰间幸带有干粮，随便充饥。次日出外瞭望，遥见有一只黄鹰，攫着野鹜，任情吞噬，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拔了几根马尾，结成一条绳子，随手作圈，静悄悄的蹑至黄鹰背后；巧值黄鹰昂起头来，他顺手放绳，把鹰头圈住，牵至手中，捧住黄鹰道：“我子身无依，得了你，好与我做个伙伴，我取些野物养你，你也取些野物养我，可好么？”黄鹰似解他语言，垂首听命。孛端察儿遂携鹰归来，见山麓有一狼，含住野物，踉跄奔趋，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拈弓搭着，飏的一声，将狼射倒，随取了死狼，并由狼吃残的野物，一并挟着，返至草舍。一面用薪煨狼，聊当粮食，一面将狼残野物，烹给黄鹰。这黄鹰儿恰也驯顺，一蒙数日，竟与孛端察儿相依如友。有时飞至野外，搏取食物，即衔给孛端察儿。孛端察儿欣慰非常，与黄鹰生熟分食。

转瞬间已过残冬，到了春间，野鹜齐来，多被黄鹰搏住，每日可数十翼，吃不胜吃，往往挂在树上，由他乾腊。只有时思饮马乳，一时无从置办。孛端察儿登高遥望，见山后有一丛民居，差不多有数十家，便徒步前行。径造该处乞奶浆，该处的人民，起初不肯，嗣经孛端察儿与他熟商，愿以野物相易，因得邀他应允。自是无日不至该地，只两造名姓，彼此未悉。

适同母兄不衮哈搭吉，忆念幼弟，前来寻觅。先至该地探问，居民说有此人，惜未识姓氏住址。不衮哈搭吉，尚在盘诘，不期有一伟少年，臂着鹰，跨着马，得得而至。那居民哗然道：“来了！来了！”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那少年不是别人，便是幼弟孛端察儿。当下两人大喜，握手相见，各叙别后情形。不衮哈搭吉劝弟回家。孛端察儿先辞后允，遂与不衮哈搭吉返至草舍，约略收拾，即日起行。自此该地无孛端察儿踪迹。

谁知过了数日，该地有一怀妊妇人，正在河中汲水。忽见孛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急行而来，妇人阻住道：“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孛端察儿道：“不是，我邀你到我家去。”妇人道：“邀我去做什么？”正诘问间，不防孛端察儿伸出两手，竟将他抱了过去，那时连忙叫喊，已是来不及。奇兀得很。小子尝吟成一诗道：

天道非真善者昌，胡儿得志便猖狂；

强权世界由来久，盗贼居然育帝王！

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为全书弁冕，叙述蒙古源流，为有元之所自始，按《元史》太祖本纪，载阿朮果斡（即阿兰郭斡）事，谓其夫亡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名孛端察儿。源流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久之生三子，《秘史》谓黄白色人，将肚皮摩挲。是姑勿论，惟史家于帝王肇兴，必述其祖宗之瑞应；姜嫄履敏，刘媪梦神，真耶幻耶？未足尽信。本书即人论人，就事叙事，言外寓意，不即不离，至描摹朵奔巴延，暨孛端察儿处，尤觉得一片天真，口吻俱肖。庸庸者多厚福，意者其或然欤！末后一结，兔起鹘落，益令人匪夷所思。